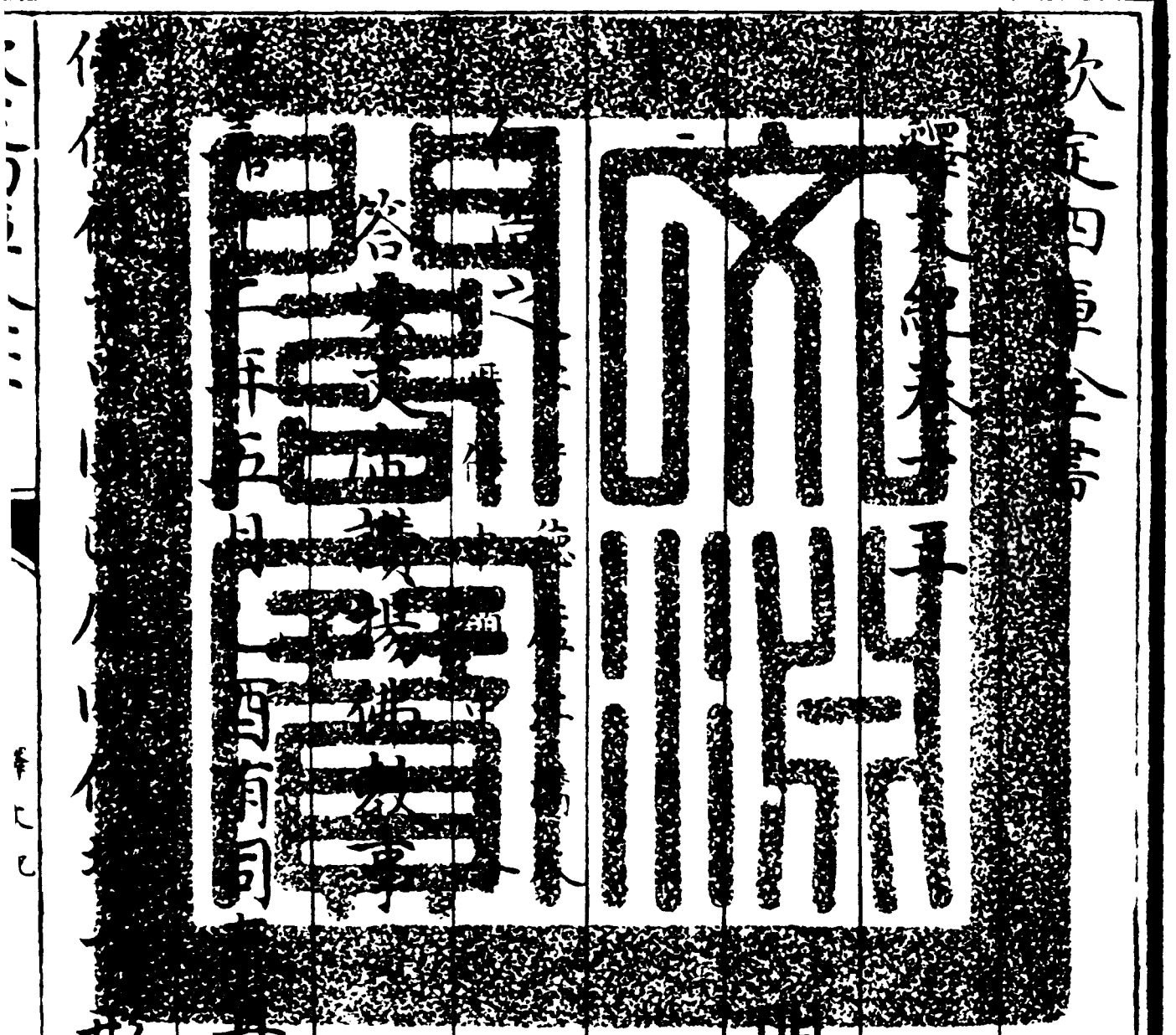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次定四賢人傳

明梅鼎祚輯

李氏藏書

作作作

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頹圮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

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
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
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
始亦往還未抵蹟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
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
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
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
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邪顏延年

恭王謚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韻氣真情又為物表郭文
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
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寇朝其餘范汪
孫綽張玄殷覬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
門等帛墨遂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遂已
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
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
寧當空失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

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常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偽奬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

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内編戶千萬則仁人
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為
數者抑將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
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
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
也論理則其效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
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
并内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

華已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幸獲蘇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業而石虎殺戮減半洮池塔放光而符堅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範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為隱慝祭紂之朝宄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祟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秖更增惑而經文

義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於世衆目共覩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為勸戒所以為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黷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絶胖育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堙瘞之勞有時而訖慢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摹啟之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

不入於耳 弘明集

何承天 東海剡人歷衡陽內史御史中丞

報應問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為禽浮

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勘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鷰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害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蜀黍窠獨嬰辜若謂禽多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

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關實效是以聖人作制惟
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田獲三品宜庖豫焉若乃
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
更加三思

劉少府答何衡陽書　少府官也失名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者也然
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啟戒品為之設六
蔽待祛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

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則化周五道棄物之迹非乃實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說固不待言若謂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謂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

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
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來諗伸以管窺實相無言
言誠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
子 並廣弘明集

達性論 說見前何尚之讚揚佛教事今依所敘述以承天達性論及顏宗駁難相次而炳明佛論終焉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
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

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制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叙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黄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庶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

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
示隱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為衆生哉
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俟
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
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通五祀是翼殷后
改祝孔釣不網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
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

升遐也若乃内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顔延之釋達性論書延之見後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蘄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

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
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
採此共實則可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吕
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
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
則役物以為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
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
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

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
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
存淡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燼而復云三
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
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
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
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
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

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閭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慊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答顧永嘉書　南藏作　顧光禄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貢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教之於來將欲令黎觀斗極復迷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黎觀斗極復迷反涅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鑒斧恬漠之想汩慮於利害誠宜滋

其萌蘖拔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箕得無過與又云議三
才者無取於泯隸言衆生本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
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將伊顏下麗寧僑札上附企
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
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方萬豈得生之可
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
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
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養人大判

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己不殺取足市廛故是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

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
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
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
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
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亦
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恒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
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
恒心久而不化內慚璩子未暇有所誚也何承天白

顏延之重釋何衡陽書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際野老為儔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啟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妄書往懷以輸未述夫籍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至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固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為優贍恐理位雜越疑陽遂

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方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為師不極者為資扶其攲爭令鑒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箕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為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泯隸彼甄聖智兩籍俱舉旨在於斯若僑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仲顏猶

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蹟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慆慢莫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

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適恩止靡卵事法豺獺邪推此往也非唯自已不復委咎市廓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刻刻為稟和之性爛淪為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

憂部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先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辨足下既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固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

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類之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為高證莊周云鹵莽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遏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

似由近驗吝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旬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予之恥立亦恥之

重答顧永嘉書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託鱗鮭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

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
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
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
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
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固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
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寬博愛之量恥惡盡祐直
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
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

雖蹟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諦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

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囿不設備以兇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若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為談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刲刳為稟和爓瀹為翼善夫禋瘞蘭栗宗社三牲膮鄉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

之有顧此惟疑宜先正定尋來昔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實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

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寘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腧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綑罟興累億之罪

仍制壯牢開長夜之　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宜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寔百神斯肯弘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

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
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童幽明研精庶
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絶親譽之名範圍
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
充宸庖金石發華笙簫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
弘曰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龍
童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
阿澗以善其身殺雞為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

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真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遠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顏延之重釋何衡陽書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

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火布見刊異世膝脩蝦鬚
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
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
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
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
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
兩儀囿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

曰聞之前學導象始於三畫蓍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牽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固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羲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

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儷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曠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肆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

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為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非殊惻隱

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釋曰若
謂圖首方足必同恥惡惻隱之實容貌非殊皆可參體二
儀蹻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
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
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
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
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

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雷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

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甦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甦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

有頗為未類

答曰謹為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為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為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

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故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裡糲蔬粟宗社三牲膮臑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穢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刳瀹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

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參之
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
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
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
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
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邪昔人
以鬼神為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

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斤答雖啟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覈

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漫為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為報應之說皆是權報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

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詰令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譎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

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轅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佯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

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
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涵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
人者明並日月化闚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
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
罪仍制牲牢閉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
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
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

謂報應之義緻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義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逞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歉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
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
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
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窮利仁
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
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
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
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
以萬劫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
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
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
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炳答何衡陽書 炳後見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
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

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為取廓然唯空為
猶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
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
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麤藝注意研
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
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表冥冥之中必謂
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
至麤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

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
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
於七寶之土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
之茂離材虛室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
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
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
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
此喟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

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唐肆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為教本耳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奧邪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為以素聞於中國而蔵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

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
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
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
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啟導麤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
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
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
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
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

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隔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黒蝗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王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厭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為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

之實豈不純乎何詘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絶
其牉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為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
釋氏何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
善矣夫信者則必者域犍陀勒夷陀密竺法乘帛法祖
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于道邃關公則佛圖澄尸梨蜜
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
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
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

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臣海正自未得耳以為
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
異大人君子仁為已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詣
常人耳目其為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
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為超孔越老唯此為貴斯未能求
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
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非食
盡勤禮拜庶幾塵羅帳之蓋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

大誕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為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竅之土

何為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異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異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

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

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家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為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疫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華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

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餐仰則躰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苦為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絶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啟導廳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

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廳近為欲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音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滋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為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

燒祝髮膚絶其牉合以傷盡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
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
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
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苦
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
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婬盜著於五刑
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豝三驅釣
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牝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

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融之赕行饌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為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為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

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悔
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
然於心何承天白

宗炳重答何衡陽書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辨覈善
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
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
實令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畧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

表其故糺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詛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為合

何道而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剛強忿戾之民乎
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
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
乎稟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
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
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
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
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謂其妄語乎孫稱

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綸之時以對勝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邃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僧貌天虛深識真偽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邪白黑論未可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

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救
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
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
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
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為華哉推其偎愛之感
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麤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
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棄法性於伊洛滄真
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傷術而

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
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
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
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微薪盡火滅雖有
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
精麤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
麤麤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
麤麤苟有識向萬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況在神明理應寶積之盖昇鐙王之座何為無期又疑釋家以盡權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為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

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闇
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
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
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為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
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尅
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
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
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髮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儉

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
世物宿緣所萃邪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若
使外率禮樂內脩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為當
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麛跡而云
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
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
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膏玕琪之樹軟朱泉人皆數千
歲不死及化為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

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之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斂衽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邪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麤稟教誡縱復微薄亦足為感感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邪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爾邪輕以獨見憯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為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為此

備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邪復何以斷此經必
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
已粗達不能復一一辯答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
付往足下力為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書耳
此書至便倚索答殊不密悉宗炳白

重答宗居士書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況弱士
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

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運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並弘明集

釋慧琳均善論 慧琳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當著均善論一名白黑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

權要宗炳與何承天書駁難

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言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尒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

信空邪黒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
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黒曰空其自性之有
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犀材以成大厦圖專寢之實積
一豪以致合抱無檀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蔑
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
於事用吾以為誤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黒
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邪解
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軽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黒曰斯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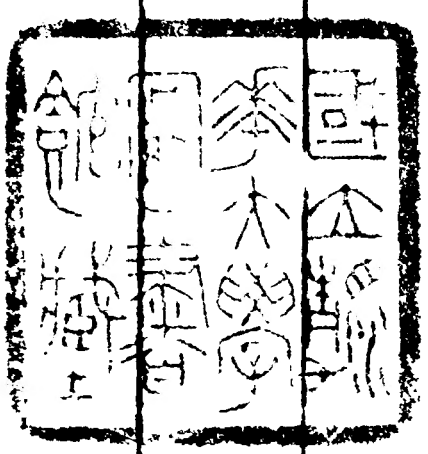
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
真實離其浮偽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
者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傷垂蔭之
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惛蔭之情陳
苦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
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
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
曰斯固理絶於諸華墳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

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矣非理之奥故不舉以為教本耳予固以遺情遺累虛心為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黒曰周孔為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禄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漠然不知良可悲矣釋家開無窮之業拔重闇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欲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

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秉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
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絕坎井之
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
無徑寸之明驗靈變因緘介之異勤誠者不覩善救之
貌篤學者弗剋陵霊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
叟谷嗟金剛之固安覩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
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
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

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激百倍弗乘無恡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躭逸之慮賛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殄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牽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泯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黒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憲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壮

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遼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豈得以少要多以麤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靡廢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犛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

敦俗弗關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
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
老之家符章之僞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
此玩於濁水遠於清淵耳白曰有蹟不能不敝有術不
能無僞此乃聖人所以柽栝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
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為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
鄙源流幾然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
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為其然為則開端宜懷屬緒愛物

釋文紀卷十三